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文艺  
湘军

# 百家文库

戏剧方阵

## 第五卷

惟楚有材

新平知

PDG



# 戏剧方阵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戏剧方阵

责任编辑:李恕基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ISBN 7-5404-2401-X/I·1790

本方阵定价:178.2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总 序

###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

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为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 目录

## 总序(文选德)/001

羊角号与BP机(花鼓戏)/001

宋声锦

凤箫怨(湘剧)/040

肖高适

喜哥走了桃花远(花鼓戏)/094

周季子

十里湾(花鼓戏)/137

杨真一 陈力六

风流嫂子(花鼓戏)/188

袁雪飞

寡妇链(辰河戏)/230

石煌远 黄宝森

## 戏剧方阵剧作卷总目录/274

## 总跋(谭 谈)/279

## 花鼓戏

# 羊角号与 BP 机

(现代戏)

宋声锦

人 物 木 香——二十八岁，锦鸡寨里读过书的媳妇。  
石 头——三十有余，木香的丈夫，篾匠。  
福跛子——木香的同学，石头的老庚。  
花 姐——二十七岁，被抛弃的人，福跛子的追求者。  
四妇女——春嫂、夏妹、秋姑、冬女。  
群 众——若干。

## 第 一 场

〔锦鸡寨的寨门前。〕

〔春嫂、夏妹、秋姑、冬女各自寻找自己的男人，边喊边上。〕

春 嫂 你们看见我屋里男人没有？

夏 妹 我的男人也有看见了。

秋 姑 我的男人也走了。

冬 女 我的男人跑了！

众 追！

〔花姐手拿离婚证哭泣上。〕

众 花姐，你这是……  
花 姐 我屋里那个砍脑壳的，硬逼着我离了婚，今天一早，就带起你们男人跑到南边打工去了！

众 啊?? 冇得男人怎么过啰！  
冬 女 (唱)男人离家我失了魂，  
风筝断线飘在半空中。

春 嫂 (唱)毛伢子尿片谁来洗，  
晚上没得男人端脚盆。

秋 姑 (唱)死在楼上下不得地，  
没得夜歌子来伴灵。

夏 妹 (唱)晚上怕听豺狗子叫，  
半夜又怕鬼敲门。

花 姐 (唱)我丈夫给我一张离婚证，  
好伤心，解下裤带吊颈根。

木 香 (上场，应急地)裤子会垮！

花 姐 哎呀！（急忙搂裤，重把裤带系上）

木 香 哈哈哈哈哈！

众 人家急得上吊，你还在笑。

木 香 急么子，你们男人不是去充军，是到南边打工赚钱。

花 姐 打工打工，打他娘的野老公。

木 香 婆娘们嘞！

(唱)人往好处走，  
鸟到旺处栖。  
锦鸡寨虽然得温饱，  
奔小康还有大距离。  
莫说男人往外跑，  
我也想脚底抹油——溜出去！

众 啊?!

存嫂 木香,你男人待你那样好,天天陪你,你还不满足?  
夏妹 好吃的留给你吃,好穿的买给你穿。  
秋姑 换下的衣衫你男人洗,连洗脚水都是男人打的。  
冬女 我要是有这样好的男人,我一百个都不嫌。  
木香 哈哈……好,我把石头哥让给你,羊角号归你去挂,来呀。  
存嫂 哎,木香耶,你是饱者不知饿者饥,屋里有得男人不行咧!  
众妇女 是咧,有得男人不行咧!

〔福跛子提鸟笼上。〕

福跛子 还有我呀!你们男人走了我可以“填空”喃!  
众妇女 想揩油啊?死跛子!讨厌——  
花姐 福哥,你想婆娘就正儿八经娶一个啥。  
福跛子 对对对!花姐讲得有理!我今儿就叫笼子里这只雀做媒,雀儿飞到谁身上,谁就跟我成亲!看啰!我要开笼放雀了!

〔福跛子吹口哨,示意笼里驯熟的雀儿飞到木香身上。〕

木香 哎呀,福哥你搞么子鬼嘛!  
福跛子 嘿嘿,小雀子看中了你,要我来巴你。  
花姐 福哥,木香她是你老庚的婆娘啊!逗不得!  
众妇女 逗了“庚庚嫂”,老庚要动刀!  
福跛子 我怕他动刀?他整天拿羊角号像拴牛一样地拴住婆娘,婆娘离开几步,他就吹起羊角号联络,(仿吹号)“你在那里”!“回来吃饭啰”……真是丢男子汉的脸!  
木香 哼!什么?石头丢男人的脸?我看,你才丢男子汉的脸嘞!

(唱)你虽然喝过墨水有脸面,  
还当过村民组长寨级官。  
自从你受公伤面貌全变,  
百家饭吃得你只图清闲。  
寨子里大小事视而不见,

整日里提鸟笼四处游玩。

你可知，

辛苦一生的老人盼福享，

失学的儿童盼进学堂，

男人们为钱去把江湖闯，

婆娘们拖儿带女守空房。

几多人流荡，

几多家不昌。

几多心酸泪，

几多苦愁肠！

你还乐得起？

你还笑得狂？

你算什么男子汉？

你脸上还有什么光？！

福跛子 好好好，我不算男子汉，我无能，我是废品要得不？我看你木香有什么能耐，能把锦鸡寨变成富裕寨。

花 姐 木香，福哥以前还是蛮不错的咧，他带头修公路，筑塘坝，办养鸡场……

福跛子 花姐，你不要讲了，那是我这个废品做了些费力不讨好的蠢事。

花 姐 那也不能怪你呀。

木 香 福哥，我的老同学，你是了解我的性格的，你不会生气吧？

福跛子 有事，我是被你骂惯了的。雀子饿了，我给它捉虫去。

〔福跛子下，花姐也随下。〕

春 嫂 哎，锦鸡寨是条搁浅的船，没人撑了！

夏 妹 算了。你跑我也跑，要走大家走！

众 对，回娘屋里去！

木 香 回来！回来呀！

（唱）好牛不怕耕，

好马不怕奔，  
黄鳝无手无脚也能活，  
你们怕什么困难冷什么心？  
如今改革政策好，  
快把致富的门路寻，  
只要筑起凤凰巢，  
包你们夫妻团聚恩爱深！

众妇女（唱）山路陡，水路险，  
不知富路在哪边？

春 嫂（唱）当小贩不会耍秤杆，

夏 妹（唱）办猪场我两手空空没本钱，

秋 姑（唱）种瓜果我不会保鲜卖不脱，

冬 女（唱）卖耙耙我推烂磨子，

跑断腿子，

喊破嗓子才赚得一条短裤两包盐。

木 香（唱）龙奔水路虎奔山，

泥鳅要往泥里钻，

这一带油茶长得多，

恢复榨油坊抓财源。

众妇女 恢复榨油坊？

木 香 对呀！书上说，茶油营养丰富价值高！这几年城里的油贩子都跑进山来收购茶籽去榨油赚钱哩！如果我们就地收购茶籽把油榨，一定赚钱！

众妇女 对呀！这是吹糠见米的事，我们干！

冬 女 干不成！我们一没本钱，二没油匠师傅。

木 香 没本钱大家想办法。油匠师傅嘛，寨子里不是有一个吗？

秋 姑 你是说福跛子？

夏 妹 只怕他现在玩懒了不肯进榨油坊嘞！

木 香 不要紧，我要花姐把他接也要接起来。

夏 妹 只是玩龙灯也要个舞头的，木香有文化，人又聪明，我们选她当榨油老板！

众妇女 好！选木香当老板！

冬 女 不行！那“老板”名字不好听，如今外面时兴叫经理！

众妇女 对，选你当经理！

木 香 好吧，本经理宣布：立即上任！春嫂！——

春 嫂 有！

〔突然，幕后吹一声羊角。〕

木 香 哟，俺男人问我在什么地方。

〔木香拿出羊角号回答一声。〕

木 香 春嫂！你请木匠，整修榨房！

春 嫂 好，哎呀，没有钱怎么请？

木 香 我这儿有一百八十九元九角私房钱，你拿去。

春 嫂 呃！

木 香 夏妹！

夏 妹 在！

〔幕后羊角号又连吹两声。〕

木 香 不管他。

夏 妹 经理，我的事呢？

木 香 你负责收购茶籽！

夏 妹 钱呢？

木 香 叫婆娘们到鸡屁股里掏，到猪身上、羊身上搜！

夏 妹 是！

〔幕后羊角号急急地吹。〕

木 香 真烦人！吹这样急搞么子？还不是催我回去吃你做的包谷粑粑！我啊——想吃海鲜，我想吃——海鲜！

〔木香用羊角号吹起“我想吃海鲜”之音。〕

石 头 （内吼）吹跑调了！我听不懂嘞！

众女人 （齐答）我——想——吃——海——鲜！

〔众人哄笑。〕

——幕落

## 第 二 场

〔榨油坊内外。〕

〔木香与众妇女为榨油房的开张而忙碌着。〕

伴 唱 老榨油坊新开张，  
婆娘们打起飞脚忙。  
鸟儿飞来送贺喜，  
彩云飘来道吉祥。  
〔幕内羊角号呼唤。〕

木 香 婆娘们我男人喊我，我出去一下就回来。  
〔木香下。〕

春 嫂 唉！我们经理那男人也真是，婆娘离开一会儿，就吹起羊角号寻人。

〔老贵挑着茶籽，腋下夹着娃儿上。〕

老 贵 经理，经理！

夏 妹 哟，婆娘们，这大门口是哪个扫的？

秋 姑 是我扫的。

夏 妹 怎么让懒虫进来了？

秋 姑 哪是懒虫子？

夏 妹 呃，那不是么。（指老贵）

春 嫂 老贵，你来干什么？

老 贵 你们收购茶籽吗？

夏 妹 你这茶籽来路不明，我们不敢收。

老 贵 我是亲自捡的，有什么来路不明。

夏 妹 你也开始做事了？真是稀奇！

春 嫂 老贵，你要争口气，不要让婆娘到外面打工赚钱。

秋 姑 暖,你们看老贵这娃儿长得蛮乖的。

冬 女 鼻子像海南的,眼睛像深圳,嘴巴像珠海……

春 嫂 蠢婆娘,哪有这样的人。

冬 女 不是人,是杂交水稻。

众妇女 哈哈!……

老 贵 你,你的崽才是杂交水稻哩!

春 嫂 老贵,你婆娘寄钱回来了吗?

冬 女 怎没寄?还给他寄回这么大一顶绿帽子嘞!

〔老贵忍而又忍,挑起茶籽欲下。〕

木 香 (上)老贵,你把茶籽往哪儿挑?

老 贵 榨油坊不收。

木 香 谁说不收,跟我进去。(进坊)

夏 妹 (拉木香)经理,招呼他的茶籽是偷来的呀!

木 香 偷来的茶籽量他不敢在家门口卖。收!

老 贵 经理,我想到你们油榨坊做事,你们收不收?

冬 女 不能收,他是寨里出名的懒虫!

木 香 多劳多得,不劳不得,我们收!

老 贵 我想入股,我的钱你收不收?

众妇女 不能收他的钱!是她婆娘寄来的脏钱。

木 香 什么脏不脏的,连外汇我都敢收。我当众宣布茶籽收了,入股受了!本经理聘请老贵为榨油坊的伙头师傅。

老 贵 (激动地)经理!我代娃子给你叩头啊!

木 香 你不要这样!老贵!跟我来。

〔木香挑起老贵的茶籽领老贵进坊。〕

〔花姐拉着福跛子上。〕

花 姐 婆娘们快帮我拖!

众妇女 好,我们来了。

福跛子 (唱)人走运,水推舟,  
山中无虎宠了猴,

往日里我想闻花香闻不到，

今日里桃花溪中来逛游！

福跛子 你们强抢男人，不怕犯法？

众妇女 背时的！榨油也犯法？

福跛子 什么？请我来榨油？！

众 你不进去，我们抬进去。

福跛子 哎哎哎，莫搞莫搞。

木 香 （出来）油匠师傅来了，请进——

福跛子 木香！你们妇女当真要榨油？

众妇女 当真要榨油！

福跛子 那就蛮苦嘞！

众妇女 不怕。

福跛子 难嘞！

众妇女 不怕！

福跛子 丑嘞！

众妇女 也不怕！

福跛子 唉！你们没到火焰山，不晓得烫嘞！

（唱）自古榨油是彪汉，

哪有女人舞榨杆？

看你们细皮嫩肉腰儿软，

秀手秀脚霸不得蛮！

炒茶籽谁经得油烟子熏？

碎茶面谁跟着牛赶碾？

蒸茶枯谁能踩？

谁能抬得动大甑子，

踩茶饼，谁能踩得溜溜圆？

劝你们趁早把伙散，

土蛤蟆别想坐神坛！

木 香 福哥，世上没有过不了的河，你就收下我们吧！

福跛子 收徒弟就这么容易么?

木 香 那,我们给师傅敬礼!

众妇女 师傅!

福跛子 哎哎哎,你们这样搞,我就不好意思嘞!

木 香 拜师父也是应该的吗!

福跛子 你们想跟我榨油,就要按老规矩办事!

众妇女 什么老规矩?

福跛子 脱衣榨油!

众 啊!

夏 妹 死跛子你敢痞嘞,婆娘们! 撕他狗嘴!

众 对,打痞子!

花 姐 莫打,莫打。按老规矩是要打赤膊! 还要脱裤!

夏 妹 那好,就让花姐脱了衣服让他看个够!

众 对,就让花姐代表脱!

木 香 福哥,今日是妇女榨油,那老规矩就免了吧?

福跛子 不行! 免不得,特别是要你先脱,你,你是油老板就得带头。要是不脱,我还是回家喂雀儿去!

木 香 福哥请等等,婆娘们,集合! ——

众 是!

木 香 婆娘们,你们当众喂奶也喂得多,福哥细时候吃奶也看见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福师傅你要是生邪念,我们也有治邪的手段。

木 香 为了榨油,我们就脱!

〔众妇女脱上衣。

福跛子 (旁白)啊?! 没吓住她们!

木 香 福师傅,请——

福跛子 那就试试看吧。

木 香 你们几个,给油匠师傅牵撞杆,其余的跟我去碾茶面,踩枯饼!

木 香 福师傅！快启榨吧！

福跛子 启榨！——

〔众人边榨边唱

福跛子 (唱)榨床黑黝黝哇！

伴 唱 伊嗨伊！

福跛子 (唱)撞杆长又粗！

伴 唱 嗨伊嗨！

福跛子 (唱)对着键槽榨呀！

伴 唱 伊伊！嗨啊嗨！

福跛子 (唱)尿流尿不流！

伴 唱 嗨嗨伊伊嗨伊嗨！

福跛子 (唱)榨一碗，猫洗脸，

榨一钵，狗打泼，

榨一盆，妹动心，

脱了裤子谢油神！

木 香 哎哎哎，停榨！停榨！

福跛子 怎么样呀？我说你们婆娘们榨不得油，你们不信，刚刚开榨你们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春 嫂 那里啰，我们是听不得你的榨油歌。

木 香 福哥！如今是婆娘们榨油，歌词是不是也改一下。

福跛子 改不得，这是祖师爷传下来的传统歌曲，当年听起来连我都红脸，我劝大家莫学榨油算哒。像这样打起赤膊唱起个痞歌，万一传到你们男人耳朵里去了，只怕他这一世都不肯回寨子咧。

众 ……

木 香 算了，不改就不改，你要怎么唱就怎么唱。你还有什么规矩都拿出来吧。婆娘们！继续榨油！

花 姐 福师傅，请领榨呀！

福跛子 (旁白)哎呀，我要吓她们一回大的。还榨呀？你们看看，